

蔣勳：非理性是一個比理性還要重要的原創力

翰林驚聲

演講時間：三月二十日晚上七時

演講地點：驚中正

主辦單位：文學院

講題：神話與幻想

【記者洪慈勵報導】什麼是神話？面對很多年沒有到淡江的作家蔣勳認為：「此時此刻我就如同置身於神話當中。」

在人的生命裡，一些事情久遠了，真實與記憶往往都會慢慢的混合在一起，那麼確定的記憶，在時空錯離的感覺下，顯得似真似假，而人在記憶裡卻常常有許多的幻想與懷念，蔣勳引用紅樓夢中賈寶玉夢見「太虛幻境」作例子：「賈寶玉從虛從幻開始有了新幻想，他夢見漢朝趙飛雁、唐朝楊玉環都在他的房間出現與上演，那是他第一次對性的幻想。」他接著又說：「當賈寶玉夢見櫃子，櫃子裡寫著許多首詩，都是描寫著他姊姊與妹妹們的命運，詩讓賈寶玉看不懂，這就好像今天我們到廟裡去求籤一樣，所有的籤都是可解與不可解的。」

許多的文明保留了很多的神話，埃及文化裡也有許多的神話，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，我們的神話卻逐漸地喪失，蔣勳認為：「那是因為後來我們選擇了理性的思想，周公的治禮作樂，孔子的不語怪、力、亂、神，一個文化的主導性，最後決定了我們的性格與教育方式。」他更提到，在我們教育裡，從來沒有被鼓勵喜歡幻想這件事。

在這樣文化的性格裡，雖然有一個很理性與務實的主導力量，但近代的學者開始探討中國古代的神話，把這些片段的民間傳說連接在一起時，才發現如果這個文化缺少了神話，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。對於這些，蔣勳認為，一個古文明的長期發展下，神話後來僵化的原因很多：「當一個在完全不語怪力亂神的世界中，在人完全虛擬的道德

世界中，雖然它是乾淨了、潔淨了，但很有可能也是一個沒有創造力的世界。」

對於理性與非理性，蔣勳的看法是：「非理性是一個比理性還要重要的原創力，大部分的教育都把人的非理性給限制住了，理性與非理性並非是善與惡，對與錯、是與非，它只是人表現出來的壓抑關係，當我們跑到廟裡看乩童時，其實我們是比較相信非理性的力量。」所謂的「怪、力、亂、神」在主流文化是被禁止的，可是在民間卻沒有發生作用，在此，儒家主流與科舉制度又相互結合，為了非常務實的考試制度與做官的目的，便形成了今天我們所見到在這個文化裡的人，是沒有辦法踰越固定的形態。

蔣勳更舉一些藝術家為例：「藝術家中原創力強的都有一點痴，魏晉南北朝的顧愷之認為自己有三絕，才氣一絕，繪畫一絕，還有痴絕。」藝術創作是在補足人的不快樂，一個有大創造力的人，在現實世界裡是有一點傻氣、有一點痴，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，梵谷、達文西都是如此。

對於神話與幻想，蔣勳提到白蛇傳裡的故事：「白蛇的故事其實未完，民間一直在延續著，民俗神話，滿足了世界的幻想性。」他認為在真實的世界裡，我們是無法接受人蛇相戀的，可是在舞台上，所有的人都接受許仙可以與蛇戀愛，我們在看戲過程早已忘記白蛇是蛇。

我們看白蛇傳之所以感動，是因為我們將不曾死去的戀愛投射在白蛇身上，於是我們痛恨法海的收妖除魔，與許仙的軟弱。蔣勳認為：「戲劇與神話的有趣，是因為我們或許也在現實世界中扮演其中的角色。如果對於愛情我們是執著與無怨無悔的，那或許我們是白蛇；如果我們在感情與道德之間搖擺，或許我們便是許仙；當我們很堅持道德與法律時，或許我們又是法海。」

神話並非科學，但點點滴滴都是在影響人的生命，但神話滿足了科學，最古老的東西可能會有新的詮釋。最後，蔣勳更鼓勵在座的同學：「在資訊豐富的時代，創造力更需要投入更多的專注。」